

# 作业少了,孩子能早睡吗

晚睡的孩子背后,站着焦虑的家长

“超过晚上9点无条件停止做作业,未完成的作业隔天也不用补做……”日前,江苏省常州市一所小学发出通知称,为了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将启用作业“九点熔断机制”。一经报道,这则新闻立刻冲上热搜,拨动了万千家长敏感的神经。

支持的家长欢呼雀跃:“孩子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也有人认为,仅凭一个作业熔断机制,恐怕难以实现让孩子早睡的愿望……

对孩子来说,作业与睡眠就像是一座跷跷板的两头,作业多了,睡眠就少了。一段时间以来,沉重的作业负担挤占了孩子宝贵的睡眠。为此,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全面压减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总量和时长。如今,孩子们的睡眠问题是否得到改善?作业熔断机制又能否解决这一长久以来的难题?

## 校内作业减负后 孩子依旧睡不饱

北京家长余欢欢的儿子土豆今年8岁,上小学二年级。她告诉记者:“土豆小学入学时,正好赶上‘双减’实施,学校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一、二年级不留任何家庭书面作业。”

学校不留作业,孩子总能早早入睡了吧?然而,当记者询问土豆每天几点睡觉时,余欢欢给

出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竟然还要到十点多才睡!

余欢欢给土豆安排的日程满满当当:“每天一页练字,一张英语阅读,200道算术题。周一和周三进行足球训练,从晚上六点半练到八点半,接回家就九点多了;周二和周四安排了网课,也要上到八点半,再洗漱磨蹭一会儿,看看课外书,等我们大人准备睡了才肯上床,这就拖到十点多了。”

学校布置的家庭书面作业少了,孩子并没能早睡——这种怪象,在记者的采访中并不是个例。

提起作业,浙江五年级小学生豆豆的家长李玉就唉声叹气:“做个作业太费劲!”

“说实话,学校留的作业不算多,我们也没给孩子布置额外的作业。”李玉说,“但是孩子做作业不够专心,我们在客厅看电视,他就老借喝水的名义溜出来偷看几眼。别的同学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作业,他非得拖到九点。”

即便如此,李玉表示,就算拖到再晚,她也会要求孩子当天完成布置的作业:“不然害怕第二天被老师批评。”因为写作业,孩子十一二点睡是常有的事。

## 晚睡的孩子背后 站着焦虑的家长

记者查阅“双减”政策文件

后发现,文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量和时长作出明确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根据我从学生和家人口中了解到的情况,目前虽然仍存在一些学校偷偷给学生作业加码的情况,但较‘双减’之前,总体上校内作业的负担已大大减轻。如果只是完成校内作业,小学生九点睡觉,尤其是对低年级学生来说,应该是较容易做到的。”长期担任北京市顺义区家庭教育特聘专家的朱煦说。

但为何现实却事与愿违?朱煦表示,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很大一部分家长由于校内作业减少,担心孩子以往,无法保证孩子的成绩,因而通过找教辅、上补习班等方式,主动给孩子‘加餐’,带来了新的作业负担;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孩子本身学习能力不足、习惯不好,加上父母在指导作业时的能力有所欠缺、态度过于激烈等原因,造成孩子拖延,无法按时完成作业。”

“孩子熬夜写作业、睡眠不足的现象,在国内至少存在了20年以上。”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表示,他所在的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从1999年就开始调查中小学生的睡眠问题。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2010年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低于国家规定时间的比例高达78.1%。2021年,在教育部的调查中,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也仍高达67%。

“家长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不惜牺牲孩子的睡眠,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教育压力下家长的一种恐慌心态和成就焦虑。”孙云晓告诉记者,有很高比例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有很高的期望,比如一定要考到前十五名才行。这些家长认为,学业是最重要的,落实到写作业上,就是觉得写得越多,孩子才会有好的前途。为此,他们不惜损害孩子的健康。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害了很多孩子,让他们不仅成绩上不去,而且对于学习产生厌恶,反而毁了孩子一生。

## 做好“作业熔断” 需要家校通力合作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目前孩子睡得晚的现状?热搜中这所小学提出的作业“九点熔断机制”,能否解决这一顽疾呢?

“实行熔断,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睡眠和健康,我非常支持。”朱煦说,“但是将所有孩子

的熔断时间都卡在九点,这就有点‘一刀切’。准确地讲,我们应该帮助小学生建立起晚间作业用时上限,具体用时上限要因学段不同,孩子个体不同,家长支持能力不同,有所区别。”

朱煦指出,作业熔断机制实施的重点学段应该是小学低年级,通过建立作业用时上限,保护孩子的睡眠、视力和心理健康,同时从低年级时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朱煦指出,要真正落实好作业熔断机制,家长也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即使学校控制了作业总量,规定了熔断时间,也挡不住家长在家里额外的‘加餐’。因此,家长首先要改变观念和习惯,克制在学业上对孩子的无上限挤压,留给孩子足够的健康成长空间。”

最后,孙云晓特别提到,近期,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强协同育人方面,文件要求,学校应全面掌握并向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情绪、学业状况、行为表现和身心发展等情况,同时向家长了解学生在家中的有关情况。(文中余欢欢、李玉为化名)

据《光明日报》

66元的白酒宣称堪比茅台 158元的手表号称让利11万元

# 忽悠式直播带货何时休

近日,“博主称嘎子哥卖的手机最多值999元”话题冲上热搜榜。起因是主播谢孟伟在直播间售卖一款手机时,宣称这款手机在某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售价8999元,自己直播间仅售1999元;之后有数码博主评测后称,该款手机用高价低配的贴牌机忽悠普通消费者,手机最多值999元,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在当下的直播间,诸如“地板价”“宇宙最低价”“粉丝超级福利”“让利大促销”等宣传语比比皆是,号称带货商品只是市场价一折甚至更低,而消费者下单后却发现货不对板、夸大宣传、高于市场价等问题。有网友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忽悠式直播带货”。

## 标价售价差额巨大 让利销售遭到质疑

在当天晚上的直播中,谢孟伟展示了这款手机在某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的售价8999元,然后称在其直播间仅售1999元,“这款产品,跟所有的老铁说,嘎子不挣钱,希望粉丝收到后,说嘎子带的产品太良心了”。当晚,直播间卖出该款手机1.4万多部。

随后,有数码博主李杰灵发视频称,该款手机用高价低配的贴牌机忽悠普通消费者,认为该手机最多值999元。

对此,谢孟伟工作室发短视频回应称,直播间卖的任何一款产品保真,因为每款产品都有官方授权,保证正品;不同渠道的优惠力度不同,所以价格存在差

异。对于主播直播间展示的链接从电商平台上“消失”的情况,有短视频平台博主侃侃称,这可能是商家与主播的合作机,只有在主播带货时,商家才会把这款手机以8999元的价格上架到电商平台上。

此事引起网友热议后,不少数码产品测评博主在其他平台购买该款手机进行测评,多位博主均称这是一款高价低配的贴牌机,不仅配置低,还毫无体验感可言。其中一则测评视频显示,该款手机系统广告很多,打开一键加速、看日历、手机管家甚至充电都会弹出广告。

还有博主爆料称,在另一家短视频平台上,直播销售一台这款手机能赚599.7元佣金,占售价的30%。

## 号称“地板价”出售 其他平台售价更低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是手机,白酒、手表、电子产品、茶叶、保健品等各类产品,直播带货过程中均存在大量所谓“让利促销”“地板价”“骨折价”的情况。有的直播带货现场,还有一位所谓的厂家人员,与主播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让很多消费者产生“买到就是赚到”的错觉。

2月27日晚,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家短视频平台,一位主播正在直播间推销一款“贵州xxx浓香型”高度白酒。主播多次碰瓷“茅台酒”,称这款酒是凌驾于“飞天茅台”之上的纪念收藏酒,出厂价一箱3000多元,现在直



接让利粉丝,一箱(6瓶)只要398元,每瓶仅66元。

“来品尝一下普通老百姓都喝不到的高端酒。”主播吆喝道。不一会儿,这批酒就全部卖完了。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酒的生产企业是某保健酒业有限公司,而非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该商品评论区里,不少消费者购买后都给出了差评:“码不对,查不到对应商品,就当买个教训了”“酒只能算是杂酒,口感如何还不知道,看外观只能说一般”……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直播带货方式在某些销售“名牌表”的直播间里显得更加离谱。

在某平台直播间,一款名为“瑞尼世家”的腕表售价158元,主播称自己每卖一块表相当于倒贴11万元——主播花11万元向厂家买一块表,再在直播间以158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只为让利粉丝。主播甚至还在直播间

现场给厂家转账。记者在直播间能听到类似“xxx到账33万元”的转账提示音。

“到货后可以去线下专柜验货,如果是真的,你就赚了;如果是假的,假一赔九,以我刚刚转账的价格为准,你就能获得将近100万元的赔偿。所以,不可能是假的,表里随便一颗钻石抠出来都价值连城。”主播说。

## 建立“黑名单”制度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全网最低价”“今天在我直播间人手最划算”“某电商旗舰店卖5000元到我这儿只要800元”……忽悠式直播带货何时休?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威说:“主播在直播间宣称‘最优惠’‘全网最低价’等行为,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纯粹是忽悠甚至欺诈消费者,属于违法行为。”

他解释说,这些行为不仅与民法典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等规定相背离,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法律很明确,为何忽悠式直播带货屡见不鲜?

在北京国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衣海宾看来,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的直播间运营者账号,视情采取警示提醒、限制功能、暂停发布、注销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但目前直播营销平台对此现象仍缺少投诉、监督机制。一方面,可能很多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积极投诉维权;另一方面,接到投诉后,直播营销平台也可能没有采取积极措施。

“谁来监督和处罚直播平台的消极行为,需要在立法及网络直播管理规范层面作进一步改善。”衣海宾说。

他建议直播营销平台将严重违法违规的直播营销人员及因违法失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人员列入“黑名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同时,各部门应加强联动,依法加大查处直播营销违法行为,强化信息共享与协调配合,提升监管合力。还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据《法治日报》